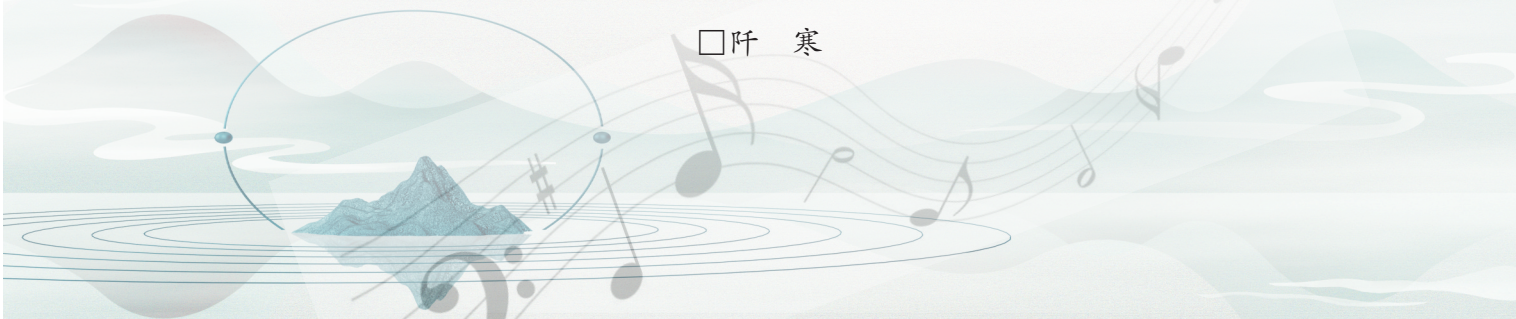


歌词创作谈

# 歌词是能唱的诗

□ 阡寒



“写词完全可以像写诗一样,不必有常见的一连串的排比,不必有严格工整的对仗,不必一韵到底。歌词一旦拥有了诗性就会更加自然、自由奔放”

综观网络报刊上铺天盖地的歌词,真正能打动人心灵的很少,落入窠臼、毫无新意的歌词占了多数,凸显出的一个普遍弊病是——这些歌词本身,缺少了诗性的光芒!

这里说的诗性的光芒,就是指深具内涵的,经得起推敲的,拥有诗意的、想象的,充满哲理的、独特的,并自带音乐之美感的,能引起心灵共鸣的东西。正如词作家说:“能够把诗和词糅合一体,既通俗易懂,又极具文采,这样,我们的词坛就大有希望了!”

歌词只有具有了诗性,具有更动人的文采,才能够离开曲子也能独立存在,即使没有曲的辅助,依然有一种吸引人的美。记忆深刻的有一首歌,出自诗人余光中笔下的《乡愁》: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这是一首完全全独立的诗歌,余光写于1971年,表达了渴望祖国统一的情深愿望,又将亲情、爱情、乡情交织着的缠绵忧伤的乡愁描写得淋漓尽致。也正是这样一首诗歌,上世纪80年代曾被谱上曲,广泛流传。像这样既能独立成诗,又能谱曲传唱的,称得上真正的歌诗。很显然,没有深厚的文化修养,没有切切实实的亲身经历和体会,没有诗人的博大悲悯的情怀,是断然写不出这样的歌诗的!

老一辈的一些词人又是诗人,诗人亦是词人。著名诗人徐志摩可以说是现代流行歌词的鼻祖,他的那些诗很多竟都是可以直谱曲的,《偶然》《再别康桥》《雪花的快乐》《月下待杜鹃不来》《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沙扬娜拉》这些诗歌都已被谱成了曲。我想他在作诗的时候心中一定是有音乐的。曾几何时,作曲家一边感叹找不到好词,一边把目光投向了诗歌,一时间“诗已成歌”风靡一时。如林徽因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一首桃花》,海子的《九月》《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舒婷的《致橡树》等都被谱曲,有的还不止一个版本,在歌坛起到一定的影响。

如此看来,现代歌词和诗歌之间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它们有时像孪生姐妹那么像,有时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幻化,然而却有人把歌词归为“二流的诗歌”,那是他并不完全懂词,因为他掌握不了将歌词写成“一流诗歌”之秘钥,而且对词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其实写词完全可以像写诗一样,不必有常见的一连串的排比,不必有严格工整的对仗,不必一韵到底。歌词一旦拥有了诗性就会更加自然、自由奔放。

歌词好写吗?太好写了!快者数小时,甚至几分钟,一首歌词便应运而生,有灵感闪现的令人叫绝。歌词难写吗?太难写了!慢的数年,甚至更长时间,一首歌词写好后压在箱底,酿了又酿,改了又改,还是不尽如人意的也比皆是。

由于歌词的诸多局限性,似曾相识的句子总是太多,有独创性的句子总是太少,我们似乎年复一年地写,又年复一年地重复自己。有些人写了多年歌词,却没有出来一首,于是开始自怨自艾、自暴自弃,认为自己时运不济,怀才不遇,把责任都归咎于外因,却没有从作品上认真剖析不成功的原因。

其实优秀的作曲家都明白,挑对了词就等于成功了一半。然而歌词好

坏的尺度有时却又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何谓好词?能唱流行的就一定好词吗?当然不是!街上可以听到大把大把的口水歌,唱着廉价的爱情,可这些歌流行一段时间便也销声匿迹了,一种快餐文化而已。但又无可否认,一些流行歌曲的成功自然有它成功的道理。

认为能流行总比不能流行好,又导致了词作者认识上的误区,不少词人热衷于写口水歌,也不管歌词的内涵和诗性,以致无病呻吟,貌似低俗、人云亦云的句子满天飞,最终也只能淹没在茫茫词海里。对于写词,现在很多人越来越趋向于“像写诗那样去写词”,其实这是对歌词里的诗性的呼唤!人们对太直白的文字越来越感到审美疲劳,而那些具有陌生感的语境,不按常理写词的方式,人家难以模仿的格式,脑洞大开的修辞手法越来越受大众的追捧。综观当今歌坛,深受大家喜欢的歌曲也多了起来,比如词人董玉方写的《父亲写的散文诗》,词作家克明写的《往日时光》,王海涛作词的《这世界那么多人》,唐恬写的《如愿》《孤勇者》《人世间》……可以说这些歌曲的成功首先是歌词的成功。而这些优秀的歌词本身就是一首诗。细细品味,每一首都具有深刻的内涵、独到的视角、独特的个人体悟,写别人所不能写,却能够引发人们内心的共鸣。

这些成功歌曲的案例告诉我们,要真正写好一首词是多么不容易,作者自身除了有才华,也要饱读诗书,有自己的思想,或者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经历,去过很多地方,听过很多的歌……

当然,好词还需遇到好曲。每个作曲家的内心音乐旋律感都不尽相同。同样一首歌词,有的曲家很喜欢,有的曲家却无从下手谱曲。有时候这真跟歌词好坏无关,但一首歌词,如果众曲家都争相谱曲,那一定称得上是歌词中的佼佼者了。而一首原本一般的歌词,经过作曲家的精心打造、修饰提携,跟着歌曲一炮而红也是说不定的。

我们曾经是一个伟大的诗的国度,翻开《诗经》、《楚辞》、唐诗、宋词……许多极具个性的妙语佳句于千年后的今天,依然能够让人怦然心动。方文山的出现,使流行乐坛刮起了一股中国风。习惯了二段体、八句式的歌词模式,习惯了一板一眼规规矩矩守正歌词词风的人们,对方文山笔底纵横、天马行空、不拘一格的创作方式叹为观止,一时间争相模仿、从之者众。方文山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能于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中自然糅合大胆合理的、诗意的想象。要使歌词作品融进诗性,这种想象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这样的想象,他的词才充满画面感和空间感,凸显意境美,给人赏心悦目的感受。

给歌词多一些诗性的光芒,不妨从古诗词里汲取一些灵感和养分。有了这种光芒,我们写出来的歌词才能散发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魅力。有词作家说过:“词作者之间最终较量的是内在功夫,文化底蕴和综合实力。”在歌词创作过程中,很多人常常会感到力不从心词不达意,因为所学不多,记忆库里储存的东西有限,特别是对历史对大千世界了解的欠缺,有时明明知道该怎么写,却苦于灵感迟滞而无从下笔,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没错,一个词人如果两耳不闻窗外事,不及时给自己充电,就只能陷入故步自封、画地为牢的境地。如方文山创作《兰亭序》,试想他没有事先深入了解《兰亭序》产生的年代背景、历史典故、王羲之其人与中国书法等方面,如何能够游刃有余地去驾驭一个大背景下的唯美的爱情故事?

歌词需要诗性,但不等于说歌词要诗化,毕竟歌词是要唱给普通大众听的,要雅俗共赏,便于传唱。过分诗化的歌词读起来拗口,唱起来别扭,听的人也一头雾水,就失去歌词的意义了。

已故词坛泰斗乔羽先生曾说,歌词创作要“寓深刻于浅显,寓隐深于明朗,寓曲折于直率,寓文于野,寓雅于俗。”一个“寓”字谈何容易。一个“寓”字,不仅是高明的手法,还有高妙的意境,高深的智慧。写出好歌词真如一门玄学,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歌诗歌诗,亦歌亦诗,可歌可诗。“歌词是能唱的诗”,一个好的词作者,往往是半个作曲家,也应该是半个诗人,歌词创作最终应该回归本真,一些炫技的,太过华丽的,或者太过粗俗的东西,都会被时间的河流淘汰,而沉淀下来的,永远是诗性的光芒。

(作者系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常务理事)

评点

由罗怀臻编剧、曹其敬任总导演、徐春兰导演、魏春荣等主演的昆剧《国风》,截取了春秋时期著名历史人物许穆夫人忧国、怀国、救国等几段人生经历,生动地塑造了一位出嫁不忘故国、力弱不输须眉的女性形象,展示了一位巾帼英雄与生俱来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并由此彰显出个体生命在通往理想目标途中历经磨难、九死未悔所迸发出的强烈意志。

该剧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却写出了一种气势,演出了一腔豪迈。全剧最大的亮点便是成功塑造了许穆夫人这一鲜活、真实、丰满的人物形象,揭示了她作为女儿、妻子、母亲,甚至作为红颜知己的心路历程。少女时代的卫国公主姬熙,本与齐国公子无亏青梅竹马、两情缱绻,岂料作为卫国国君的兄长爱鹤成癖,面对包括无亏在内的诸多姬熙的求婚者,他却将妹妹许配给国力弱小的许王,只因许王为他敬献了两只名贵的彩鹤。面对兄长的荒诞,姬熙反抗过、挣扎过,无奈君命如山,弱小无助的她不得不从。然而,就在即将去国之际,她约来了无亏,将卫国未来的安危托付与他。她之所以敢将心愿说与他,不仅显示出对无亏的信赖,更显示出她对故国的忧虑和深情。从剧作的叙事结构讲,以两个恋人生离死别的场景切入,会很快吸引住观众的注意力,同时,以姬熙的重托为首场,也为后面故事情节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作为一个女人,卫国公主姬熙虽然没有嫁给自己想嫁的人,但她婚后的生活可以说是美满的。许王不惜百里之遥,开山凿石,引来活泉,无不是为了让她解忧忘愁、幸福快乐;而且他们还有一个读书明理的儿子。但是,王兄的荒诞、对故国的忧虑始终是她内心深处抹不去的一片阴影。果然,虑深成梦,亡国亡命的王兄托梦告诉她卫国罹难。闻知真相的姬熙,伤心欲绝、痛不欲生。她再三恳求许王出兵救卫,但三遭拒绝。也就是说,如果她执意要走,只能一人独往!此时的姬熙,不仅对故国沦丧的忧心如焚,更有对丈夫的失望,以及由此陡生出内心彻骨的悲凉。这次与火的交织将姬熙推到一种绝境,而执拗、倔强、坚韧的她正是在这种绝望中迸发出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纵然徒步,也要归去!

剧作为姬熙回国设置的关卡有三个。在线路上分为宫门、城门和国门,在情感上也是分为三层,且层层递进。剧作家之所以设置“三门”“三卡”的规定性情景,其目的在于展示许穆夫人姬熙为人妻、为人母等多侧面、多层次的性格特点和复杂情感,展现她并非宏大叙事下被神化的“高大全”形象。面对丈夫的拒绝,她虽很失望,但没怨恨,甚至对因自己的执意离开给丈夫造成的伤害心生愧疚。面对年幼儿子的殷殷眷恋和懂事明理,她更是心肺俱焚、肝肠寸断。尤其是闻悉故国倾覆的真相后,她甚至有片刻的自欺——她不愿相信,更不敢相信。说到底,她不是铁打的硬汉,而是抚琴吟诗、柔肠百转、娴静贤淑的女人。她的恐惧、她的歉疚、她的悲伤是作为一个普通女人的真实情感。而在这真实情感的背后,我们可以体察到一位妻子、母亲、女人内心深处的痛苦和忧伤、悲戚和无奈,并由此激起的更坚卓、悲壮的强烈意志;可以体察到一位爱国者在这么这噬心的焦灼和牵缠的生命体验中所凸显的一个高尚而圣洁的灵魂。

在卫国国境,姬熙唤醒放弃抵抗准备出逃的胞弟姬毁。她慷慨陈词,激励民众,誓言复国,而自己则又踏上征途。当时的齐国乃是大国,姬熙再次凭借自己与齐国公子无亏青年时代的真挚情感,只身前往齐国借兵救卫。然而,现实并非如她所愿,齐王殿门紧闭,无亏也并不出现。此刻,她没有气馁,没有退缩,在齐国宫殿前席地而坐,抚琴赋诗,企图用琴音诗打动了齐王,唤来公子。她绝食断水,连续弹唱七天七夜……除了齐公子相和的箫声,殿门仍未启,公子仍未现。在结构上,剧作在此设置了一个悬念,即齐王之所以殿门紧闭,是意欲麻痹敌方,图谋联军。然而,从人物性格和情感发展来看,未必不是姬熙这种感天地、泣鬼神的真情,感动了包括她的丈夫许王在内的各诸侯国的君王,他们甘愿联合诸侯军队,救援卫国。

长途的颠簸、长期的劳碌、无尽的焦虑,姬熙累倒在光复后的故国艳阳下。许王父子护送她的灵柩归葬齐国。她完成了一个故国女儿的使命和担当,更作为一个个体生命完成了圣洁、悲壮、昂扬的灵魂飞升。对于剧作本身,也完成了一个真实、鲜活、丰满的人物形象塑造。

作为一个嫁与他国的女儿,是怎样的一种力量与情怀,让她甘愿为故国的光复呕心沥血、九死未悔?深入思考便会发现,是少年时期的快乐,是故乡的《泉水》《竹竿》让她魂牵梦萦,更是对破碎山河的怜惜、对灾难中无辜死亡的千千万万鲜活生命的痛悼,让她甘愿为拯救那些仍处在水深火热中亟待救助的生命,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走上救援之路。作为对姬熙这一人物形象的衬托和补充,剧作还成功地塑造了无亏这一男性形象。剧作中,二人的交集不多,仅在第一场和最后一场,但剧作家对两人的身份、情感和心理处理得恰到好处:第一场,面临生离死别,他们虽然相爱,却不越雷池一步;道是话别,却一言未发;一言未发,依然感人至深,唯有琴箫和鸣,诉说离愁。正因为相爱,她才愿将内心重大的嘱托付与面前这个值得托付的人,而他便也欣然应允,一诺千金,终身不负。其实,在这不负里,既有对少年恋情的珍视,更有对姬熙大爱胸怀的敬佩。一个女子尚能如此,七尺须眉情何以堪?最后一场再相见时,她依然凭借对他最大的信赖投奔于他。虽然编剧在此设置了悬念,增强了戏剧效果,但聪明的观众一看便知,他绝不会负她。最终,他仍像第一次诀别时那样,安静地、深情地目送她的灵柩远去。舞台上,两位演员对这两个人物的情感、心理和身份的把握,在规范性情景和程式化的表演中表现得恰如其分、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作者系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研究员)

## 昆剧《国风》 九死不悔的故国情怀

□ 王露霞



## 「观·想的表达·尚可作品展」 重墨重彩表现都市生活状态

7月19日,由中国国家画院主办,中国国家画院创新规划处、《中国美术报》社承办的“大道不孤——2023年度中国国家画院中青年艺术家邀请展:观·想的表达·尚可作品展”在中国国家画院开幕。展览展出了中国国家画院交流合作部主任尚可近年来创作的作品70余件,集中展现了画家最新的面貌和创作上的探索,表现了对世界、人生、社会的独特看法与人文关怀。

该展览系中国国家画院“大道不孤”系列展2023年的第二个展览。作为当代都市水墨绘画领域中的一位名家,尚可是理论与创作兼备的学者型艺术家,是人物画创作当代性探索的重要实践者。他以都市人群的梦境以及他们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怀想与憧憬作为表现题材,以重墨或重彩为艺术语言表现都市快节奏的生活状态,通过深厚的笔墨功底、都市梦境的灰调韵味形成了鲜明的个人艺术面貌。

中国国家画院原院长卢禹舜认为,尚可对生活的感受超越了对客观存在的理解和认识。其艺术创作具有思想性和精神性,技巧使用达到了相当的高度,笔墨语言也极具时代感和创新性。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于文江表示,尚可的艺术个性来自他对中国传统绘画的理解,无论用色、用墨还是造型都非常讲究,绘画上也越来越有个人语言符号。此外,他在处理大型场景方面也有独到之处。谈及自己的创作尚可说:“数字化时代人们被纷繁选出的信息所裹挟,各种情绪都是人生的一种状态。创作时我超脱时空的真实局限,对人物、场景与图形符号进行叠加,以期构成一种反映‘观’‘想’的人生百态图谱。”据悉,展览将持续至7月31日。(晓璐)

## 越剧《祝家庄里的年轻人》:

### 新农人的“新”和“潮”

7月14日、15日晚,越剧现代戏《祝家庄里的年轻人》在北京中央歌剧院剧场上演。该剧由中共绍兴市上虞区委宣传部、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绍兴市上虞区文化广电旅游局联合出品。全剧以轻松诙谐的舞台表演,呈现了“农创客”这一青年创业模范群体在乡村振兴路上的动人故事。

2015年浙江率先在全国提出“农创客”的概念并实施培育,激励引导有志青年投身新农村创业。短短数年间,“农创客”在浙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力军”。越剧《祝家庄里的年轻人》讲述的正是这样一群年轻“农创客”回乡创业的故事。这是一部以浙江人演绎浙江新农村的故事,也是一出由年轻人演绎新农村的创新之作。导演孙晓燕称它为“一部具有鲜明的‘新时代’特征、浓郁的江南田园风味,带有音乐剧元素的抒情轻喜剧”。“新”和“潮”是全部的关键词。它以细腻、诙谐的现代表达,活泼、明快、朝气的音乐设计,有如印象派田园画的舞美装置,勾勒出当代人心目中的新农村样式。Rap、爵士舞等各种现代舞蹈、音乐元素穿插其间,靓丽的城市青年带着城市的气息回乡创业,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青春韵律感。

《祝家庄里的年轻人》集合了浙江省内的优秀主创。编剧黄先钢、王晶,导演孙晓燕,唱腔设计刘建宽,音乐设计、配器杨浩平,舞美设计卢哲,灯光设计周正平,服装设计蓝玲、张颖,造型设计王玲英,形体设计陈丽等。主演阵容上,充分体现大团带动小团共同繁荣越剧发展的积极态势,启用了浙江越剧团和上虞



(任文)

## “绿野生辉—— 买鸿钧艺术展”在京举办

7月12日,由北京画院主办,北京画院美术馆承办,北京画院艺术委员会学术支持的“绿野生辉——买鸿钧艺术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幕。买鸿钧系北京画院专职画家、山水画创作室主任、国家一级美术师。展览展出买鸿钧收藏整理的拓本题跋、诗稿手札、教学课徒稿、国内外写生以及山水画大幅创作作品百余幅。

展览名称“绿野生辉”四字源于一块匾额,是买鸿钧20多年前在北京一家古玩店库房中偶得,书者为清代学人李葆恂。本次展览以此为题,包含三重意义:其一,自然层面。春风绿江南,夏雨打芭蕉,自然之景往往青翠可人,熠熠生辉。其二,心境层面。我见青山多妩媚,我看绿野遍生辉,发现景物之美好,需要有审美的眼睛、平和的心境、物我合一的状态。其三,创作层面。笔墨写江山,绿野入画来,能否让自然生辉,还要看画家的妙笔。三者合一,便构成了一位山水画家必有的品质。“绿野生辉”这块匾额随画家作品一同展出。

展览共分探本、传薪、问渠、畅神四个板块,全方位呈现了买鸿钧在书法、教学、写生、创作方面的成果。四个部分的设置既反映出作者不同的艺术面向和身份,又形成一种紧密的内在联系,从四个维度展示出买鸿钧涵养自身的艺术实践。(美讯)